【目次】

[第二章、研究的資料與參考書 1](#_Toc389079143)

[第一節、總說 1](#_Toc389079144)

[第二節、律部 3](#_Toc389079145)

[第一項、廣律 3](#_Toc389079146)

[第二項、戒經 12](#_Toc389079147)

[第三項、律論 16](#_Toc389079148)

[第三節、經部 21](#_Toc389079149)

[第一項、銅鍱部所傳的五尼柯耶 21](#_Toc389079150)

[第二項、漢譯的四阿含經 21](#_Toc389079151)

[第四節、小部──雜藏 30](#_Toc389079152)

[第五節、其他的參考書 32](#_Toc389079153)

**第二章、研究的資料與參考書**

**第一節、總說**

（p.65-p.66）

上開下仁老師 指導

釋有晢 敬編

2013/9/24

**一、原始佛教聖典集成研究對象與注意事項**

**（一）經、律為原始佛教聖典集成之研究對象**

原始佛教聖典集成的研究，是以經律自身為研究對象。

從經律自身，作比較、分析、研究，去發現結集的真實情況，集成的次第過程──結集，再結集而逐漸完成，成為各部派（及大乘學者）公認的聖典。

**（二）經律之聖典具有部派之色釆，因此有說明其所屬部派之必要**

然據以為研究的現存經律，無論為梵文（saṃskṛta）的，巴利文（Pāli）的，西藏譯的，漢譯的，這些代表初期「佛法」的聖典，都已經過部派的傳宏，具有部派的色釆。所以對現存經律──研究的資料，有先為一一敘述，並說明其所屬部派的必要。

**（三）對於研究資料所該注意之事項**

明了其部派的性質，在進行結集研究中，才會有比較客觀的確當處理，而不致為傳說的，權威的各種成見所蒙蔽。對於現存經律的敘述，著眼於作為研究的重要資料，以能對聖典部類集成的研究，提貢參考價值的為限。

**二、概說原始聖典之分類**

**（一）總說**

代表原始佛教的聖典，分為三大類：一、「經藏」，二、「律藏」，三、「雜藏」。

**（二）別述**

**1、經藏**

「經藏」（Sūtra-piṭaka），就是「四阿含」，或「四部」[[1]](#footnote-1)，這是包藏眾多契經的四部叢書。除現存（p.65）的四部外，漢譯還有部分的別譯本；別譯本的一部分，也可為參考。

**2、律藏**

**（1）律藏的分類**

**「律藏」**（vinaya piṭaka），就是被稱為「廣毘奈耶」的「廣律」。

**「廣律」**以外，有「戒經」，這是構成「律藏」的基石，一向結集別行，為僧團中半月半月誦說的要典。

有**「羯磨法」**，是僧團中處理僧事的各項辦法，從「律藏」中集出而成。

還有**「律論」**，是後代的律師們，對「廣律」及「戒經」等所作的論釋。

**（2）律藏之研究，以「戒經」及「律論」為主**

「戒經」與「律論」，對於律部集成的研究，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
關於「律藏」的研究資料，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，有精密的論證[[2]](#footnote-2)。除部分有所修正外，多分引用他的研究成果。

「羯磨法」，對律部集成的研究，不能給以有力的參考，所以下文也就從略了。

**3、雜藏**

「雜藏」（Khuddaka-piṭaka），就是巴利聖典的「小部」（Khuddaka-nikāya）。

漢譯也有部分的譯出，但有些是部派佛教的作品，是不能稱為原始佛教聖典的。

**（三）其他**

此外，近代作品而為作者所參考的，也一併敘列出來。

**第二節、律部**

**第一項、廣律**

（p.67-p.78）

**一、律部的分類**

律部，分「廣律」、「戒經」、「律論」──三類。先敘「廣律」：

**二、六種廣律**

**（一）《銅鍱律》**

**1、簡介《銅鍱律》**

Ａ、《銅鍱律》：從印度傳入錫蘭，現在為緬甸、泰、柬、寮──南方五國佛教所傳承的廣律，以巴利語（Pāli）書寫；這是赤銅鍱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的廣律（簡稱《銅鍱律》）。銅鍱部自稱上座部（Sthavira），又稱分別說部（Vibhajyavādin）。

在部派統系中，這是屬於上座部中的分別說部，從分別說部流出的赤銅鍱部。

這部廣律，起初由口誦傳入錫蘭；到西元前一世紀，Vaṭṭagāmaṇi王的時代，才以筆墨記錄出來。現有羅馬字本、泰文本、緬文本[[3]](#footnote-3)。日譯的《南傳大藏經》的律藏──第1卷到第5卷，就是依據H.Oldenberg氏刊行的羅馬字本，參照泰文本而譯成。

**2、《銅鍱律》內容之分類：「經分別」、「犍度」、「附隨」**

南傳巴利語的律藏（廣律），內容分3大部：

一、「經分別」（Suttavibhaṅga），是戒經的廣釋；內分「大分別」（Mahāvibhaṅga）、「比丘尼分別」（Bhikkhunī-vibhaṅga）2部。

二、「犍度」（khandhaka），是有關僧團的規章制度；內分「大品」（Mahāvagga）、「小品」（Cullavagga）2部，共22犍度。

三、「附隨」（Parivāra），附錄部分，凡19章。（p.68）

**（二）《十誦律》**

**1、簡介《十誦律》**

Ｂ、《十誦律》：《十誦律》為我國最初譯出的廣律，屬於流行罽賓（Kaśmīra）的薩婆多部（Sarvāsti-vādin），譯為說一切有部，如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6c）說：

「罽賓國毘尼，除卻本生，阿波陀那，但取要用作十部」。

現存漢譯的《十誦律》，依《大正藏》所載，分為61卷。[[4]](#footnote-4)

**2、《十誦律》之翻譯過程**

這部律，經四位大師的傳譯與整理而成的。據《出三藏記集》與《高僧傳》所說：

初於姚秦弘始6年（西元404）十月起，由罽賓（Kaśmīra）**三藏弗若多羅**（Puṇyatāra）誦出，**鳩摩羅什**（Kumārajīva）譯文；僅完成三分之二，弗若多羅就去世了。

到7年（西元405）秋，因盧山慧遠的勸請，西域的**曇摩流支**（Dharmaruci），依據梵本，與鳩摩羅什繼續譯出。但僅成初稿，還沒有整治[[5]](#footnote-5)，鳩摩羅什又示寂了。

後來有罽賓的**卑摩羅叉**（Vimalākṣa），將《十誦律》的初稿，帶到壽春的石澗寺。在那裏重為整治，開[[6]](#footnote-6)原譯的58卷本為61卷；又將名為「善誦」的末後一誦，改名為「毘尼誦」。

以上是《十誦律》61卷本的翻譯經過。[[7]](#footnote-7)

**3、《十誦律》之內容**

《十誦律》的內容是：

初誦到三誦，是**「比丘律」**；

四誦名**「七法」**；

五誦名**「八法」**；

六誦名**「雜誦」**，內分「調達事」與「雜事」；

七誦名（比丘）**「尼律」**；

八誦名**「增一法」**；

九誦名**「優波離問法」**；

十誦的內容極複雜，就是本名**「善誦」**而改為「比尼誦」的部份。

**4、《十誦律》之部分異譯本──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**

**（1）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是《十誦律》「優波離問」及「毘尼誦」的異譯**

漢譯的律部中，有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，凡十卷，為宋元嘉十二年（西元四三五），（p.69）僧伽跋摩（Saṃghavarman）所譯。一向稱為「五論」[[8]](#footnote-8)之一，看作律部的論書。但勘對內容，這就是《十誦律》「優波離問」及「毘尼誦」的異譯（部分不全）。

**（2）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自身內容之比對，可知有重覆之處**

詳細比對，如後第五章中說。[[9]](#footnote-9) 這部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，現存本已有缺佚。因為一卷後半，到三卷上半（大正23，569c-579b），名「優波離問分別波羅提木叉」，與8卷到10卷──3卷，內容完全相同，僅文字上有少少的增減。

**（3）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有部分內容已佚失，卻一直誤傳下去**

比對《十誦律》，部分不完全，所以可論斷為：十卷原本，後三卷應為「毘尼誦」中其他部分，但早已佚失。於是將「優波離問分別波羅提木叉」的初稿與治定[[10]](#footnote-10)本，合成十卷，而一直這樣的誤傳下來。

**5、近代作品**

《十誦律》的「毘尼誦」與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中，名符其實的毘尼摩得勒伽部分，G‧Macartney在Kashgar地方，曾發現有梵文寫本的斷片三葉[[11]](#footnote-11)。

**（三）《四分律》**

**1、簡介《四分律》**

C、《四分律》：《四分律》是曇無德部（Dharmaguptaka的廣律）。姚秦弘始12到15年（西元410─413），罽賓三藏佛陀耶舍（Buddhayaśas）所出。

**2、古記中所載《四分律》之出、譯、筆受**

依《出三藏記集》、《高僧傳》等古記，《四分律》為佛陀耶舍所出，竺佛念所譯，道含所筆受[[12]](#footnote-12)。

**出**，是誦出；《四分律》的譯出，當時並沒有梵本，所以由佛陀耶舍憶誦出來。

**譯**，是將誦出的梵文，譯為漢語[[13]](#footnote-13)。

**筆受**，是依所譯成的漢語，筆錄成文。

出、譯、筆受，是古代傳譯的情形。南北朝以下，都依梵本譯出；譯主每每兼通梵漢，因而出與譯不分。

**3、《四分律》傳譯之異說**

關於《四分律》的傳譯，也就有「佛陀耶舍與（p.69）佛念共譯」，「道含、竺佛念二人筆受」等異說。

**4、《四分律》之卷數與內容**

《四分律》的卷數，古來開合不定，現作60卷。

《四分律》的內容，略分「比丘律」、「比丘尼律」、「二十犍度」、「集法毘尼」、「調部」、「毘尼增一」。

**（四）《摩訶僧祇律》**

**1、簡介《摩訶僧祇律》**

Ｄ、《摩訶僧祇律》：Mahāsaṅghi，譯義為大眾，所以《摩訶僧祇律》也稱《大眾律》。

這是大眾部的廣律，漢譯凡40卷。

**2、《摩訶僧祇律》之翻譯過程**

**（1）《摩訶僧祇律》之傳說**

據法顯《摩訶僧祇律私記》所說：律本為法顯西遊天竺時，在**摩竭提國**（Magadha）**巴連弗邑**（Pāṭaliputra）**阿育王塔天王精舍（或作大乘寺）所寫得**。

晉義熙12到14年（西元416─418），**法顯與道場寺禪師──佛陀跋陀羅**（Buddhabhadra）**合作譯出。**

這部律的來源，本是從**祇洹精舍**（Jetavanânāthapiṇḍadasyârāma）**傳來**的。

在部派分裂中，這部律是根本的，固有的；經大眾行籌表決時，是為大多數所遵用的[[14]](#footnote-14)。

這是大眾部的傳說，與《舍利弗問經》所說相合[[15]](#footnote-15)。

**（2）《摩訶僧祇律》與上座部系各部廣律之差別**

這部律的組織，與上座部系各部廣律，非常不同。大致分二：

一、「比丘毘尼」──「波羅提木叉分別」、「雜跋渠法」[[16]](#footnote-16)、「威儀法」。

二、「比丘尼毘尼」──「波羅提木叉分別」、「雜跋渠法」、「威儀法」。

這是分為二部的，但「比丘毘尼」部分，共35卷，占全書八分之七，可見「比丘尼毘尼」部分，實只是附屬而已。

**（3）僧祐對於《摩訶僧祇律》的誤解**

僧祐所作《出三藏記集》、「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」（大正55，20c-21a）說：

「婆麤富羅，此一名僧祇律。……婆麤富羅眾籌甚多，以眾多故，改名摩訶僧祇」。（p.71）

婆麤富羅（Vātsīputrīya），就是犢子部。在部派傳承中，屬於上座部系；婆麤富羅與大眾部，是決非同一的。

僧祐將婆麤富羅部與大眾部，混而為一，當然是誤解的；是由於五部的傳說不同而來。[[17]](#footnote-17)

但大眾部，為七百結集中，東方跋耆比丘（Vṛji，P. Vajji）發展所成，為近代學者所公認。而梵語的犢子部，巴利語作Vajjiputtaka，恰與跋耆的對音相合。

所以，僧祐的這一傳說，**在部派中，雖顯然是誤解的，而可能與錫蘭的傳說有關**。

**（五）《五分律》**

**1、簡介《五分律》**

Ｅ、《五分律》：《五分律》，或作《彌沙塞律》，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，為彌沙塞部（Mahīśāsaka譯為化地部）的廣律。

**2、《五分律》之翻譯過程**

律本為法顯西遊時，在師子國（Siṃhala），即今錫蘭得來。

直到宋景平元年（西元423），罽賓化地部的律師佛陀什（Buddhajīva）來中國，才請他誦出；

由于闐沙門智勝譯；竺道生與慧嚴，也曾參與譯事[[18]](#footnote-18)。

**3、《五分律》之內容**

現本作30卷，分為五分：一、「比丘律」；二、「尼律」；三、「受戒等九法」；四、「滅諍法」與「羯磨法」；五、「破僧法等八法」，又「五百集法」、「七百集法」。

**4、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名稱中關於「和醯」二字之探討**

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──題目中的「和醯」二字，意義不明；古代經目中，也缺此二字。

彌沙塞部，漢譯或作「彌嬉捨娑柯」[[19]](#footnote-19)、「彌嬉捨婆挹」。「婆挹」，雖可能為娑柯（sakāḥ），或婆拖（vādāḥ）的誤寫，但與「和醯」的音相合。

所以不妨這樣說：化地部的梵音，傳為「彌沙塞和醯」，為古人所知。

但**《彌沙塞和醯部五分律》，被誤寫為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，**（p.72）**「和醯」二字，這才成為不可解說**了！

**※中國古傳四律**

上來的《十誦律》、《四分律》、《摩訶僧祇律》、《五分律》，就是我國古傳的「四律」。

**（六）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**

**1、總說：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是有部之廣律，現有梵文、漢譯、藏譯三部**

Ｆ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：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，是根本說一切有部（Mūlasarvāstivādin）的廣律。現有梵文、漢譯、藏譯三部，但都有部分的缺佚。

**2、別說三種譯本**

**（1）漢譯**

一、漢譯：

**A、《開元釋教錄》**

**唐義淨**西遊印度，特重視律部的探求。

回國以後，從周證聖元年（西元695），到唐景雲二年（西元711），將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典，大部譯出。

**屬於廣律部分**的，《開元釋教錄》卷9，僅出四部，並且說（大正55，569a）：

「又出說一切有部跋𡨧堵[即諸律中犍度跋渠之類也，梵音有楚夏耳]，約七八十卷。但出其本，未遑[[20]](#footnote-20)刪綴[[21]](#footnote-21)，遽入泥洹，其文遂寢[[22]](#footnote-22)。」

**B、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**

其後，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[[23]](#footnote-23)，又搜輯遺文，得7部50卷（內缺3卷）。

**C、導師**

但對於說一切有部的「跋𡨧堵」（事），還是有所遺失的，今總列如下：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（苾芻）毘奈耶》（律分別之一） 50卷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》（律分別之二）　 20卷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（律事之六）　　　 18卷（72）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（律事之十七）　 20卷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》（律事之一）　　 4卷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安居事》（律事之四）　　 1卷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隨意事》（律事之三）　　 1卷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》（律事之五）　　 2卷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羯恥那事》（律事之八）　 1卷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40卷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0卷

**（2）西藏譯**

二、西藏譯而屬於廣律的，「十七事」完全不缺。

比對漢譯，缺《尼陀那目得迦》[[24]](#footnote-24)（這在《十誦律》中，屬「比尼誦」末後部分）。

藏譯「毘奈耶藏」的次第組織，與其他的律部都不同，現在次第列出，並注明漢譯的缺失如下[[25]](#footnote-25)：

　　　 一、「毘奈耶事」── 1.「出家事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.「布薩事」（漢譯缺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3.「隨意事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4.「安居事」（p.74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5.「皮革事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6.「藥事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7.「衣事」（缺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8.「羯恥那事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9.「拘閃毘事」（缺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0.「羯磨事」（缺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.「黃赤苾芻事」（缺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2.「補特伽羅事」（缺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3.「別住事」（缺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4.「遮布薩事」（缺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5.「臥具事」（缺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6.「諍事」（缺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7.「破僧事」

　　　 二、「毘奈耶分別」── 1.「（苾芻）毘奈耶分別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2.「苾芻尼毘奈耶分別」（74）

　　　 三、「毘奈耶雜事」

　　　 四、「毘奈耶上分」（缺）

**（3）梵文**

三、梵文：屬於說一切有部廣律的梵文斷片，在Gilgit, Bāmiyān（古稱梵衍那）等處不斷發現。而Gilgit發現的根本說一切有部律，數量最大。

經N Dutt於西元1938年，在Gil-git Manuscripts, Vol, 111，刊出關於「毘奈耶（十七）事」部分。

其中完整無缺的，有「衣事」、「羯恥那事」、「拘閃毘事」、「羯磨事」、「黃、赤苾芻事」、「補特伽羅事」、「別住事」、「遮布薩事」──八事。

首尾或中間略有脫落的，有「出家事」、「布薩事」、「隨意事」、「安居事」、「皮革事」、「藥事」──六事。

「臥具事」與「破僧事」，沒有刊出。

「滅諍事」缺佚[[26]](#footnote-26)。

**3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與《十誦律》**

**（1）同為有部廣律，兩部的傳譯年代**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，與《十誦律》**同為說一切有部的廣律**，但組織與內容，都多少不同。

《十誦律》的傳譯，在西元**五世紀**初；

而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，**漢譯**為西元**八世紀初**，**藏譯**在**九世紀中**。

所以稱《十誦律》為有部律，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為新有部律[[27]](#footnote-27)，是不妨這樣說的（但新與舊的分判，極易引起誤會）。

**（2）印順法師對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、《十誦律》與《八十部律》之考**

**A、舉龍樹之說**

龍樹（Nāgārjuna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6c）說：

「毘尼……有二分：一者，摩偷羅國毘尼，含阿波陀那、本生，有八十部。二者，罽賓國（p.76）毘尼，除卻本生、阿波陀那，但取要用作十部。」

龍樹所見的二種毘尼，是否就是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與《十誦律》？據《大智度論》卷2（大正25，69c）說：

「二百五十戒義，作三部、七法、八法、比丘尼毘尼、增一、憂波利問、雜部、善部，如是等八十部，作毘尼藏。」

龍樹所說的《八十部律》，次第與《十誦律》相合，而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（簡稱《根有律》）的次第不合。

**B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即是《八十部律》，與《十誦律》是同一原本，因流傳不同而有差異**

**（A）從組織上辨**

《根有律》是否就是《八十部律》呢？現存的《根有律》，漢譯的不完全，西藏譯本也是不完全的。

而西藏所傳《根有律》的組織，是晚期的新組織；

在漢譯《根有律》的論書中，可以明白的看出，《根有律》的組織，是近於《十誦律》的（如本書第六章說）[[28]](#footnote-28)。

**（B）從化區上辨**

《根有律》就是《八十部律》，與《十誦律》為同一原本，只是流傳不同而有所變化。

**a、《十誦律》（西方）罽賓**

起初，《十誦律》從摩偷羅（Madhurā）而傳入罽賓──健陀羅（Gandhāra）、烏仗那（Udyāna）一帶，為舊阿毘達磨論師所承用。如《十誦律》說的結集論藏，為：「若人五怖、五罪、五怨、五滅……」，與《阿毘達磨法蘊足論》「學處品」相合[[29]](#footnote-29)。

**b、《根有律》（北方）迦濕彌羅**

其後，《根有律》又從摩偷羅傳到北方，為迦濕彌羅（Kaśmīra）阿毘達磨「毘婆沙師」所承用。例如《大毘婆沙論》解說「譬喻」為：「如大涅槃持律者說」[[30]](#footnote-30)。所說大涅槃譬喻，出於《根有律雜事》[[31]](#footnote-31)。

又如《順正理論》，說（p.77）結集論藏為「摩呾理迦」[[32]](#footnote-32)；也與《根有律雜事》相合。[[33]](#footnote-33)

**c、小結**

流行於北方的說一切有部，源遠流長，化區極廣，隨時隨地而有多少不同。

**（C）小結**

這二部廣律，不全為廣略的差別，實為同一原典而流傳不同。

**第二項、戒經**

（p.78-p.82）

**一、簡介戒經**

「戒經」（Prātimokṣa-sūtra），即「波羅提木叉經」，為僧團中半月半月所誦的。漢譯每稱之為「戒本」，也稱「戒心」。有直從梵本譯出的，也有從廣律中錄出的。「戒經」因二部僧而不同，有「比丘戒本」，有「比丘尼戒本」。除古譯而已佚失的以外，現存的戒本不少，今分別敘述如下：

**二、戒經的分類**

**（一）比丘戒本**

**1、略述比丘戒本**

一、「比丘戒本」：作為戒經的比對研究，雖有《十誦律》、《優波離問佛經》、《鼻奈耶》、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等；但現存「戒經」，作為半月半月誦戒用的，共六類一三部。

**2、六類比丘戒本**

**（1）銅鍱部：《比丘波羅提木叉》**

Ａ、銅鍱部(Tāmra-śāṭīyaḥ) Bhikkhū-pātimokkha──《比丘波羅提木叉》：巴利語戒（p.79）本，凡227「學處」（漢譯舊譯作「戒」）。錫、緬、泰等國，都有譯本，為各國僧團所應用。日譯本的《比丘波羅提木叉》，見《南傳大藏經》卷五。

**（2）大眾部：《摩訶僧祇大比丘戒本》**

Ｂ、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《摩訶僧祇大比丘戒本》：「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（Buddhabhadra）譯」，凡218戒。

**（3）化地部：《彌沙塞五分戒本》**

Ｃ、化地部（Mahīśāsaka）《彌沙塞五分戒本》：佛陀什（Buddhajīva）等譯，凡251戒。

**（4）法藏部：《四分戒本》**

Ｄ、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《四分戒本》：漢譯的現有二本：

1. 《四分（比丘律）戒本》，題為「後秦三藏佛陀耶舍（Buddhayaśas）譯」。及唐「西太原寺沙門懷素集」並「序」；**內容與廣律相合，實為懷素從廣律抄出來的。**

2. 《四分僧戒本》，題為「後秦世罽賓三藏佛陀耶舍譯」。**譯文與四分廣律，大有出入。**據《出三藏記集》，佛陀耶舍曾譯出四分的比丘戒本[[34]](#footnote-34)。所以，這部**應為在譯出廣律以前，佛陀耶舍先為譯出的。**

這二部，都是250戒。

**（5）說一切有部：《十誦律》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之戒本**

**A、總說：廣律現有七本戒本**

Ｅ、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in）戒本：上面曾說到，說一切有部的廣律，有《十誦律》及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二部。廣律有別部，戒本也隨時隨處而多少差別，現有七本。

**B、別說：七本戒本**

**（A）漢譯《十誦（波羅提木叉）戒本》**

1.漢譯《十誦（波羅提木叉）戒本》：題作「姚秦三藏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譯」。

譯筆與鳩摩羅什誦大同，但「眾學法」113戒，共263戒，與鳩摩羅什所譯，現存的《十誦律》不同。

《十（79）誦律》傳譯，曾經四位大師的譯治而完成。弗若多羅（Puṇyatāra）口誦本，與曇摩流支（Dharmaruci）的梵本，可能不同。這也許是鳩摩羅什最初所譯出的口誦本；而現存的《十誦律》，是依梵本而定的。

「眾學法」113，雖與《十誦律》不同，但與同屬說一切有部系的《鼻奈耶》，卻完全相合。

**（B）燉煌新出之漢譯**

2.燉煌新出的漢譯本，矢吹慶輝《鳴沙餘韻》所收錄[[35]](#footnote-35)。卷首殘缺，題目與譯者都不明。譯文古拙，經推定為道安當時所見的古本，屬《十誦律》系[[36]](#footnote-36)。

**（C）梵本《Prātimokṣasūtra》**

3.梵文本Prātimokṣasūtra，是在龜茲（Kucīna）發現的。首尾及中間，略有殘脫。經比對為與《十誦律》一致，僅次第小出入[[37]](#footnote-37)。

**※燉煌新出之漢譯及梵本《Prātimokṣasūtra》，與《十誦律》相合**

上來二部，都是「眾學法」107，共257戒，與《十誦律》相合。

**（D）《五分戒本》（實應稱《十誦比丘戒本》）**

4.題為《五分戒本》，「宋罽賓三藏佛陀什等譯」。據《彌沙塞五分戒本》末附記[[38]](#footnote-38)，知道這是《十誦比丘戒本》，而錯寫為《五分戒本》的。這部錯題「五分」而實為「十誦」的戒本，「眾學」法108。

**（E）漢譯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**

5.漢譯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，唐義淨譯。「眾學法」99，共為249戒。

**（F）藏譯《波羅提木叉經》**

6.藏譯的So-sor-thar-paḥi Mdo──《波羅提木叉經》。

**（G）梵本《Mūlasarvāstivāda Prātimokṣasūtra》**

7.梵文的Mūlasarvāstivāda Prātimokṣasūtra──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波羅提木叉經》，在尼泊爾（Nepāla）發現[[39]](#footnote-39)。

※**藏譯《波羅提木叉經》與梵本《Mūlasarvāstivāda Prātimokṣasūtra》是有部律系統**

藏譯本與梵本──二部，除「眾學法」為108（全部為258戒）外，次第與內容，都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相合；這都是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系統。

**（6）飲光部：《解脫戒經》**

Ｆ、飲光部（Kāśyapīya）《解脫戒經》：元魏瞿曇般若流支（Prajñāruci）所譯，凡（p.81）246戒。《解脫戒經》，並非飲光部律的別名，實就是《別解脫（波羅提木叉的義譯）戒經》的簡稱。

**（二）比丘尼戒本**

**1、略述比丘尼戒本**

二、比丘尼戒本，現存五類八部。

**2、五類比丘尼戒本**

**（1）銅鍱部：《比丘尼波羅提木叉》**

Ａ、銅鍱部Bhikkhunī-pātimokkha──《比丘尼波羅提木叉》自廣律中集出。日譯本見《南傳大藏經》卷五。

**（2）大眾部：《摩訶僧祇比丘尼戒本》**

Ｂ、大眾部《摩訶僧祇比丘尼戒本》，題為「法顯共覺賢譯」。

大眾部比丘戒的眾學法，凡66，而這部尼戒本，卻共77戒。

**A、13戒**

《大正藏》本在「不象鼻著內衣」[[40]](#footnote-40)下注云：「此上九戒，丹本及本律大僧戒中並無」。

又「不婆藪天披衣應當學」[[41]](#footnote-41)下注云：「此上四戒，丹本及本律大僧戒中並無」[[42]](#footnote-42)。

可見這13戒，本來是沒有的，是在流傳中為後人所增入的。

**B、1戒**

末後，「比丘戒本」作：「不生草上大小便」、「不水中大小便」、「不立大小便」──3戒；

而「尼戒本」僅有：「不得立大小便，除病，應當學」。《摩詞僧祇律》卷40（大正22，544c）說：

「眾學法，廣說如比丘中，唯除六群比丘尼生草上，水中大小便，餘者盡同」。

尼戒應僅此一戒，因為生草上，水中大小便，在僧祇尼律中，已結為「波逸提」[[43]](#footnote-43)，不應該重出。

**C、二部之數目**

這樣，摩訶僧祇部律的「眾學法」，比丘戒為66，比丘尼戒應為64。

**（3）法藏部：《四分比丘尼戒本》**

Ｃ、法藏部《四分比丘尼戒本》，是唐懷素從廣律中集出別行的。（81）

**（4）化地部：《五分比丘尼戒本》**

Ｄ、化地部《五分比丘尼戒本》，「梁建初寺沙門明徽集」。

**（5）說一切有部：《十誦比丘尼》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》**

Ｅ、說一切有部比丘尼戒本，現存四本：

**A、《十誦律》系統**

1.《十誦比丘尼（波羅提木叉）戒本》，「宋長干寺沙門釋法穎集出」。法穎，或誤作法顯。

2.燉煌寫本《比丘尼戒本》，據斷定為同於《十誦》的比丘尼戒本[[44]](#footnote-44)。

上二部，屬於《十誦律》系統。

**B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律》系統**

3.《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》，唐義淨譯。

4.藏譯Pge-sloṅ-maḥi-so-sor-than-paḥi Mdo──《比丘尼波羅提木叉經》。

上二部相同，屬於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律》的系統。

**第三項、律論**

（p.82-p.89）

**一、論之產生**

**（一）經的論釋**

初期的聖典，大概的說：法（經）的論書，有阿毘達磨論、釋經論、觀行論[[45]](#footnote-45)，形成以阿毘達磨論為主的，離經法而獨立的論藏。

**（二）律的論釋**

而毘奈耶──律，與阿毘毘奈耶，綜合而組成毘奈耶藏。

論書融合於毘奈耶藏，沒有別的論書。

然在各部廣律完成、凝定以後，所有律的論釋，就流傳於律藏以外了。

**二、律論**

**（一）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上面已論究過，今不再重敘**

關於律的論書，我國舊傳「五論」。其中被稱為五論之一的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，如本節第一項中說到，實為《十誦律》中，「優波離問」及「毘尼誦」的異譯，所以在這裏不再敘及。

**（二）其他有助經律結集研究之律論**

律論的性質不一，形式不一，部派也不一；今取其有助於經律結集研究的論書，略述如下：

**1、銅鍱部巴利本《Samantapāsādikā》[[46]](#footnote-46)**

Ａ、Samantapāsādikā：巴利本，為西元五世紀初，覺音（Buddhaghoṣa）三藏對銅鍱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廣律所作的注釋。

**2、銅鍱部《善見律毘婆沙》**

Ｂ、《善見律毘婆沙》：18卷，「蕭齊外國沙門僧伽跋陀羅（Saṃghabhadra）譯」；這是齊永明7年（西元489）在廣州譯出的。

**（1）中國古德之誤解**

我國古德，以為這是《四分律》論。卷16（大正24，787a-b）曾說到：

「佛塔中止宿及藏物，此二戒梵本無有。所以無者，如來在世時未有塔。……此上二十戒（p.84），梵本無有，如來在世塔無佛故」。

在各部戒本中，惟有《四分律》本，有有關佛塔的眾學法，古人應該是據此而為論斷的。

**（2）近代研究之論證**

據近代學者的比對研究，論證本書為覺音（Samantapāsādikā）的略譯本；但譯者曾受到《四分律》的影響[[47]](#footnote-47)。

**※小結**

上來兩部，都是屬於銅鍱部的，注釋全律藏的論書。

**3、《十誦律》系統的《鼻奈耶》**

Ｃ、《鼻奈耶》，也稱《戒因緣經》，現作十卷，「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」。據《鼻奈耶序》：為晉壬午的來年春天（西元383），罽賓鼻奈（罽賓律師）耶舍（Yaśa）誦出，鳩摩羅佛提（Kumārabuddhi）寫成梵本，竺佛念譯為漢文，曇景筆受[[48]](#footnote-48)。

誦出《鼻奈耶》的耶舍，是隨從前部王使鳩摩羅佛提來中國的，與譯出《四分律》的佛陀耶舍（Buddhayaśas）不同。

《鼻奈耶》初標三戒（三學），次別釋「波羅提木叉」。先出因緣，次結戒，後解說。這是從廣律的「經分別」（就是戒經的廣釋）中略出來的，為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in）戒經的略釋。

然所說因緣，有些是《十誦律》與《根有律》所沒有的。

**4、《十誦律》系統的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**

Ｄ、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：九卷，「失譯」，「附秦錄」。卷九初，附有「續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序」，為隋「西京東禪定沙門智首撰」[[49]](#footnote-49)。這部律毘婆沙，起初缺失不全，後經智首的搜訪，到大業2年（西元606），才從成都方面傳來完本。

論中初釋「佛婆佉婆」[[50]](#footnote-50)，次釋「如是我聞」、「佛」、「毘耶離」、「迦蘭陀聚落」、「須提那」、「自歸三寶受三歸法」（此中廣論（p.85）戒法）、「除卻鬚髮著袈裟」等。可見從卷初以來，就是解釋制淫戒因緣。

卷五標「十誦律第二誦初三十事中第十一事」[[51]](#footnote-51)；卷八標「第三誦九十事第四十一」[[52]](#footnote-52)，這是與《十誦律》相合的。

所說的戒文次第，也大致與《十誦律》相合。這是《十誦律》戒文的解說，惟明「七種受戒」，[[53]](#footnote-53)與《十誦律》的「十種明具足戒」[[54]](#footnote-54)不同。

**5、根本說一切有部的《根本薩婆多部律攝》**

Ｅ、《根本薩婆多部律攝》：「尊者勝友集」，義淨於久視元年（西元700）譯出，作14卷。勝友（Viśeṣamitra）為唯識十大論師之一，護法（Dharmapāla）的門人，約西元7世紀初在世。所作的《律攝》，為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的論釋。藏譯的ḥdul-ba badus-pa，與此為同本。

**6、銅鍱部論的巴利本《Kaṅkhāvitaraṇī》**[[55]](#footnote-55)

Ｆ、Kaṅkhāvitaraṇī：巴利本，為覺音所作銅鍱部比丘及比丘尼的波羅提木叉（戒）的簡釋。

**7、不明部系的《優波離問佛經》**

Ｇ、《優波離問佛經》：1卷，題作「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譯」。譯語留有部分的古譯，如「劍暮」[[56]](#footnote-56)、「捐棄」等。文中引有：「曇摩羅叉云：五種食者，麨、飯、魚、肉、煮麥飯也」[[57]](#footnote-57)。

一般論究，推定為《十誦律》前後的失譯本，大致可信[[58]](#footnote-58)。這部名為經而實為律論，先明依止與不依止，其次就一一戒而明其犯重與犯輕，有犯與無犯。「波逸提」92事，「眾多」法72，與銅鍱本、僧祇本相近。但波逸提的前後次第，順於飲光部（Kāśyapīya）的《解脫戒經》（及（p.86）《十誦律》戒本），部派的系屬不明。

**※C、D、E、F、G詳略不同，而都是波羅提木叉戒經的釋論**

上來五部，Ｃ與Ｄ，屬於《十誦律》系統；Ｅ是根本說一切有部的：這都是說一切有部論。Ｆ是銅鍱部論；Ｇ雖不明部系，而可能為代表古型的律釋。這五部雖部派不同，詳略不同，而都是波羅提木叉戒經的釋論。

**8、《佛阿毘曇經（出家相品第一）》**

Ｈ、《佛阿毘曇經（出家相品第一）》：2卷，陳真諦（Paramârtha）所譯。

初明佛、緣生法、四諦、四果，而以「無上正覺教法如是」作結。接著說：「今次論律相」[[59]](#footnote-59)，內容與「受具足法」相當，所屬的部派，從來不明。

考真諦三藏所譯的，如《律二十二明了論》、《立世阿毘曇論》，都是犢子部（Vātsīputrīya）與正量部（Saṃmatīya）的論書。在他所譯的論部中，每插入犢子部系的教義。這部律經，可能是犢子部毘奈耶的出家事。因為，體裁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》相近。中有犢子（Vātsīputra）外道來見佛、聞法、證阿羅漢果，為佛所讚一大段[[60]](#footnote-60)，長達全書七分之一，為其他律部所未見的。特別詳述犢子長老因緣，也許正表示犢子部，仰推佛世犢子長老的意思（慈恩《異部宗輪論述記》，就傳有此說）。真諦所譯的，經錄中或作九卷。[[61]](#footnote-61)經初（大正24，958a）說：

「以一千阿僧祇世界眾生功德，成佛一毛孔。如是成佛一毛孔功德，遍如來身毛孔功德，成佛一好……」。（p.87）

在文句上，未免起得突然，顯然的上面已有殘脫。而且，標「出家相品第一」，應更有第二第三品等。所以，**真諦所譯的，本為9卷，此下應還有布薩等品。只是文字脫落，僅存2卷而已。這一部是屬於犍度部的論書。**

**9、推測為雪山部之《毘尼母經》**

Ｉ、《毘尼母經》（或作論）：8卷，「失譯人名，今附秦錄」。

「毘尼母」，就是毘尼的摩呾理迦（mātṛkā），所以這是毘奈耶藏中本母的論釋。

**（1）論本身的敘述**

論中引述各部，有迦葉惟（又「迦葉隨」Kāśyapīya、彌沙塞（Mahīśāsaka）、薩婆多、曇無德（Dharmaguptaka）說，本論顯然不屬於以上的諸部。

**（2）有人以為是法藏部**

或以為屬於曇無德部，所說論藏作「五分」，確與《四分律》相同。

**（3）導師評非法藏部**

但所說律部，有「母」而沒有「調部」[[62]](#footnote-62)，與《四分律》的組織不合。

不同於《四分律》的，還有如億耳（Śroṇa-koṭikarṇa）12年才受具足，而《四分律》作三年[[63]](#footnote-63)；五人共分僧物，而《四分律》作四人等[[64]](#footnote-64)。

**（4）近代研究**

金倉圓照博士，以卷4有「此是雪山中五百比丘所集法藏」，[[65]](#footnote-65)推論為雪山部（Haimavata）[[66]](#footnote-66)，可能就是這一部派的律論。

**10、正量部的《律二十二明了論》**

Ｊ、《律二十二明了論》：1卷，陳真諦譯。「正量部佛陀多羅法師造」，以二十二偈及注釋而成，為正量部的律論。

**11、推測為大眾部之《舍利弗問經》**

Ｋ、《舍利弗問經》：「東晉失譯」。經中論到佛滅以後的僧團── 十八部與五部；佛法經弗沙蜜多羅王（Puṣyamitra）的毀法而後復興的情況。律中傳說的可疑事項，一一的問答解說。（p.88）這實為律論的一種。新律為上座部（Sthavira），「舊律」為摩訶僧祇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[[67]](#footnote-67)。在盛行的五部中：「摩訶僧祇，其味純正；其餘部中，如被添甘露」[[68]](#footnote-68)。可推定為：這是大眾部廣律凝定以後所出的律典。經中說到「文殊師利」（Mañjuśrī）[[69]](#footnote-69)，文殊師利確乎是摩訶僧祇部所崇信的聖者。

**12、《佛說苾芻五法經》**

Ｌ、《佛說苾芻五法經》：1卷，宋法天（Dharmadeva）譯。所說具足五法得離依止，實與《優波離問經》初段的意趣相合。「九十二波逸提」，「五十戒法」（學法的異法）；雖傳譯很遲，但所傳的戒條數目，卻是極古老的！

**第三節、經部**

**第一項、銅鍱部所傳的五尼柯耶**

**（p.89-p.90）**

**一、銅鍱部所傳的五尼柯耶**

傳於錫蘭的，以巴利語（Pāli）記錄的，銅鍱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的「經藏」，錫蘭、（p.90）緬甸、泰，都有寫本；日本也有譯本。共分五尼柯耶（五部）：

Ⅰ、Dīghanikāya（長部）

Ⅱ、Majjhima-nikāya（中部）

Ⅲ、saṁyutta Nikāya（相應部）

Ⅳ、Aṅguttaranikāya（增支部）

Ⅴ、Khuddaka-nikāya（小部）

**二、五尼柯耶之篇幅**

《長部》分三品，34經。

《中部》分三篇，152經。

《相應部》分五品，56相應，7762經。

《增支部》分11集，9557經。

以上四部，與漢譯的「四阿含」相當。

《小部》，下面別為敘說。[[70]](#footnote-70)

**第二項、漢譯的四阿含經**

（p.90-p.100）

**一、總說：漢譯的四阿含經有其獨到之價值**

漢譯的四阿含經，不是一人傳譯的；長、中、增一──三阿含，屬於古譯，句義也有些晦澀；

而四阿含又**不是同一部派的聖典**：所以研究起來，沒有巴利語（Pāli）本的便利。

然而也就因為如此，對於組織的次第，經文的具缺，文句的出入，在比較研究上，不同部派的聖典，**有他獨到的參考價值**。

近代學者，忽略漢譯而偏重巴利語本的研究，我覺得這一傾向，是多少值得考慮（p.91）的！

**二、別說：漢譯的四阿含經**

**（一）《增壹阿含經》**

**1、簡介《增壹阿含經》**

Ａ、《增壹阿含經》：51卷，52品，「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（Saṅghadeva）譯」；與巴利本《增支部》相當。

**2、《增壹阿含經》之譯者與部派之考**

《增壹阿含經》的譯者與部派，是有異議的。

**（1）經錄對於《增壹阿含經》譯者之說**

**A、《出三藏記集》、諸《眾經目錄》認為曇摩難提所譯**

在經錄中，《出三藏記集》，隋法經《眾經目錄》，隋仁壽《眾經目錄》，唐靜泰《眾經目錄》[[71]](#footnote-71) ，都以為《增一阿含經》，僅曇摩難提（Dharmanandi）所譯，作33卷，或開為50卷、51卷。

**B、《歷代三寶記》認為僧伽提婆再譯**

隋《歷代三寶記》卷7（大正49，70c），說僧伽提婆再譯：

「增壹阿含經五十卷[隆安元年正月出，是第二譯，與難提本小異。竺道祖筆受。或四十二，或三十三，無定。見道祖及寶唱錄。]」。

**C、《大唐內典錄》、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認為有二譯，現有存本仍作曇摩難提所譯**

《大唐內典錄》、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，承襲《歷代三寶記》，以為《增壹阿含經》有二譯[[72]](#footnote-72)。但當時現存本，仍作曇摩難提譯[[73]](#footnote-73)。

**D、《開元釋教錄》將現存《增壹阿含經》視為僧伽提婆所譯**

直到《開元釋教錄》，在「有譯有本錄中聲聞三藏錄」中，才將現存的《增壹阿含經》，作為僧伽提婆的譯本[[74]](#footnote-74)。

**（2）《增壹阿含經》譯者之說**

**A、由道安之「增壹阿含經序」來勘檢經錄中之正確性**

道安作「增壹阿含經序」，如《出三藏記集》卷9（大正55，64b）說：

「四阿含義，同中阿含首，以明其旨，不復重序也。……曇摩難提者，兜佉勒國人也。……誦二阿含，溫故日新。……歲在庚申夏出，至來年春乃訖，為四十一卷。分為上下部：上部二十六卷，全無遺忘；下部十五卷，失其錄偈也。……此年……全具二阿含，一百卷。……合上下部，四百七十二經」。（p.92）

據道安所序，當作《增壹阿含經》序時，已有《中阿含經》序。《中阿含》（五九卷）及《增壹阿含》41卷，共100卷。這是甲申、乙酉（西元348、385）年間，由曇摩難提所誦出，竺佛念傳譯，曇嵩筆受的[[75]](#footnote-75)。

**B、從道慈作之「中阿含經序」來勘檢經錄中之正確性**

其後，參與僧伽提婆譯場的道慈，作「中阿含經序」，如《出三藏記集》卷9（大正55，63c-64a）說：

「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含、增一、阿毘曇、廣說、僧伽羅叉、阿毘曇心、婆須蜜、三法度、二眾從解脫緣。此諸經律，凡百餘萬言，並違本失旨，名不當實！」

「冀州道人釋法和，罽賓沙門僧伽提和，招集門徒，俱遊洛邑。四五年中，研講遂精。其人漸曉漢語，然後乃知先之失也。於是和乃追恨先失，即從提和更出阿毘曇及廣說也。自是之後，此諸經律，漸皆譯正，惟中阿含、僧伽羅叉、婆須蜜、從解脫緣，未更出耳。」

「會僧伽提和進遊京師，……晉隆安元年，丁酉之歲，十一月一日，於揚州丹陽郡建康縣界，在其精舍，更出此中阿含。請罽賓沙門僧伽羅叉令講胡本，請僧伽提和轉胡為晉，豫州沙門道慈筆受，吳國李寶、唐化共書。至來二年戊戌之歲，六月二十五日，草本始訖。……分為六十卷。」

據此當時的原始資料，可見曇摩難提所譯的《中阿含經》，是僧伽提婆在江南再譯的，時為丁酉、戊戌（西元397、398）年。而《增壹阿含經》，並無再譯的明文。惟在「洛邑」時（p.93），「此諸經律，漸皆譯正」，「經」就是《增壹阿含經》。

當僧伽提婆在洛陽時，「四五年中，研講遂精」，「漸曉漢語」；當時的「譯正」，也只是「改定」而不是重譯[[76]](#footnote-76)。

**C、小結**

所以，《歷代三寶記》所說，僧伽提婆於隆安元年（西元397）正月，再譯《增壹阿含經》，是值得懷疑的！

依據當時的記錄，僧伽提婆《增壹阿含經》的改正，在洛陽而不是江南。從來只此一部──**曇摩難提所（譯）出，僧伽提婆重治改定**。

**（3）印順法師對近代學者考察《增壹阿含經》譯者之駁斥**

**A、前田惠學**

**（A）前田惠學之考察**

近代學者，或以為：《增壹阿含經》現存本，為僧伽提婆所譯；而曇摩難提本，已經佚失。

並進而推論：曇摩難提誦本，為兜佉勒（Tukhāra）傳來的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in）本；僧伽提婆所譯，為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本[[77]](#footnote-77)。

**（B）印順法師之反駁**

曇摩難提原譯本，僧伽提婆改正本，可能曾同時流行，但只是初譯本與重治本，而決沒有異部別本的差別。如現經僧伽提婆改正本，共472經；而道安序所說，曇摩難提譯本，也是「四百七十二經」。道安說「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」，今本的「錄偈」，也是參差不全的。所以即使有兩本流行，也只是「小異」而已。

梁代所集的《經律異相》，引有《增壹阿含經》一五則，但不足以證明曇摩難提本，更難以證明為說一切有部本。

曇摩難提誦出以前，我國早有《增壹阿含經》的部分譯本，如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二所說：「雜經四十四篇二卷」，「安公云出增壹阿含」[[78]](#footnote-78)。「百六十品經一卷」，「舊錄云：增一阿含百六十章」[[79]](#footnote-79)。

凡與現存《增壹阿含經》不同的，都不能推定為曇摩難提譯本，及與僧伽提婆（p.94）重治本有部派的差別。

**B、福原亮嚴**

**（A）福原亮嚴之考察**

福原亮嚴《有部阿毘達磨論書之發達》，基於曇摩難提本為有部本，僧伽提婆本為大眾部的假定，進而以為：曇摩難提本為有部本，但沒有譯完；後以大眾部本修補[[80]](#footnote-80)。福原亮嚴的意見，是著眼於《分別功德論》的。

**（B）印順法師之反駁**

**a、《分別功德論》**

其實，《分別功德論》卷2（大正25，34a-b）是這樣說的：

「此經本有百事。……由是此經失九十事，……時所傳者，盡十一事而已。……雖然薩婆多家，無序及後十一事；經浪流經久，所遺轉多。」

福原亮嚴誤讀這一段文字，以為餘部僅存11篇，唯有部存90篇；於是而有何以沒有全譯的推論。

不知《增壹阿含經》原有百事而後有遣失，為說一切有部的共同傳說。

不同的，餘部存11事，說一切有部存十事。《分別功德論》說「無序及後十一事」，是說薩婆多家，經前沒有序，經後沒有第十一事，僅存十事。這如《順正理論》卷46（大正29，604b-c）說：

「傳聞增一阿笈摩中，從一法增乃至百法。……故今增一阿笈摩中，唯從一增至十法在」。

論文非常明白，不知何以會引起誤解？

**b、道安經序**

而且道安經序所說：「下部十五卷，失其錄偈」，「錄偈」只是「錄十經為一偈」[[81]](#footnote-81)，絕不能誤解為經「序」；因而論斷曇摩難提本沒有經前「序」，屬於說一切有部。

**c、小結**

總之，曇摩難提原本，472經，經前有序，明十一事，決非說一切有部本。

僧伽提婆，只是加以重治改定而已。

現存《增壹阿含經》，舊傳[[82]](#footnote-82)為大眾部本（未必是大眾本部（p.95））[[83]](#footnote-83)，是確而可信的。

**（二）《中阿含經》**

**1、簡介《中阿含經》**

Ｂ、《中阿含經》：「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」，凡60卷，分五誦、18品，222經，與巴利本的《中部》相當。

**2、經錄所載之《中阿含經》**

如上所說：《中阿含經》，初由曇摩難提誦出，竺佛念譯語。後在揚州，由僧伽羅剎（Saṃgharakṣa）講（誦）出，僧伽提婆譯語。這先後二譯，如道慈「中阿含經序」──《出三藏記集》卷9（大正55，64a）說：

「其人（指僧伽提婆）傳譯，准之先（指曇摩難提）出，大有不同。於此二百二十二經中，若委靡順從，則懼失聖旨。若從本制名，類多異舊，則忤逆先習，不愜眾情。是以其人不得自專，時有改本從舊名耳」。

二本的不同，顯然為名義方面的，並非在組織次第上、經文有無上，有什麼太大的不同。

**3、所屬部派之意見**

**（1）近代一般學者多贊同為有部之誦本**

**漢譯的《中阿含經》，屬於說一切有部的誦本，是近代一般學者所能贊同的**[[84]](#footnote-84)。

**（2）印順法師駁斥為大眾部誦本之推論**

《郁伽長者經》（《中含》38經）說，[[85]](#footnote-85)向須陀洹應供受施，為大眾部等「第八住中亦得久住」[[86]](#footnote-86)的經證。因此或以漢譯《中阿含經》為大眾部說；

或以為依大眾部本修治[[87]](#footnote-87)。

不知《郁伽長者經》，《大毘婆沙論》[[88]](#footnote-88)、《順正理論》都引用而加以解說。這是諸部通誦的契經，說一切有部與大眾部等，只是解說不同，怎能據此而推論為與大眾部有關呢！

**（三）《長阿含經》**

**1、簡介《長阿含經》**

Ｃ、《長阿含經》：22卷，分四分，30經，與《長部》相當。

**2、經錄所載之《長阿含經》**

依僧肇「長阿含經序」[[89]](#footnote-89)，（95）這是姚秦弘始15年（西元413），罽賓沙門佛陀耶舍（Buddhayaśas）誦出，竺佛念譯為漢語，道含筆受。

**3、印順法師認為《長阿含經》最可能為法藏部之誦本**

**（1）誦出《長阿含經》乃法藏部律師**

佛陀耶舍為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律師，為《四分律》的誦出者。

**（2）法藏部律說到《長阿含經》**

《長阿含經》的內容，《四分律》卷54（大正22，968b）這樣說：

「大迦葉即問阿難言：梵動經在何處說？增一在何處說？增十在何處說？世界成敗經在何處說？僧祇陀經在何處說？大因緣經在何處說？天帝釋問經在何處說？阿難皆答：如長阿含說。」

所說的次第，雖與漢譯《長阿含經》不合，而七部經的內容，都見於《長阿含經》。特別是《世界成敗經》，就是《世記經》。這是巴利《長部》所沒有，其他部派所不曾提到的。[[90]](#footnote-90)**法藏部律說到這部經；**

**（3）小結**

譯經者又恰好是法藏部律師，所以漢譯的《長阿含經》，屬於法藏部誦本，最為可能！

**4、其中「二佛不並出」之說不足以論證為有部誦本**

至於經中說到「二佛不並出」，[[91]](#footnote-91)也是諸部通誦，而諸部解說不同，不足以論證為說一切有部的。

**（四）《雜阿含經》**

**1、簡介《雜阿含經》**

Ｄ、《雜阿含經》：50卷，宋元嘉年中（西元440頃），求那跋陀羅（Guṇabhadra）在祇洹寺譯出；與巴利本《相應部》相當。

**2、現存版本之問題**

這部經譯出以來，次第極為紊亂，也有缺文。其中23、25──兩卷，原本已佚，而是以求那跋陀羅的另一譯品──《無憂王經》編入以足數的[[92]](#footnote-92)。所以現存經本，實只48卷。依《大正藏經》編目，實共1360經。（p.97）

**3、經錄所載之《雜阿含經》，讓學者推論為化地部之誦本**

**（1）經錄**

《歷代三寶記》以為：本經梵本，是法顯（從師子國）攜來的[[93]](#footnote-93)。

**（2）福原亮嚴**

因而或推論為化地部（Mahīśāsaka）的誦本[[94]](#footnote-94)。

**（3）導師評**

《歷代三寶記》，為經錄中最蕪雜難信的。即使是法顯攜來，也不足以證明為化地部本。

**4、印順法師再舉文證以辨明《雜阿含經》為有部之誦本**

漢譯《雜阿含經》，多數信認為說一切有部的。現在再略舉文證，以確定其為說一切有部的誦本。

**（1）《順正理論》所載《拊掌喻經》與《順別處經》為有部所誦**

如《順正理論》說：

「讚學根本異門等經，說一切有部中不誦。拊掌喻等眾多契經，於餘部中曾所未誦。」[[95]](#footnote-95)

「（經部破有部說）非入結集，違總頌故。如說制造順別處經，立為異品。」[[96]](#footnote-96)

「如順別處等經，（經部）皆言非聖教攝，是對法者實愛自宗，制造安置阿笈摩內。」[[97]](#footnote-97)

《拊掌喻經》與《順別處經》，是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論者所誦的契經，而為他部所不誦的。

**（2）此二經皆見於《雜阿含經》**

檢尋起來，這二經都見於《雜阿含經》。

**A、《拊掌喻經》**

《拊掌喻經》，如《順正理論》卷14（大正29，411c）說：

「如撫掌喻契經中言：苾芻！諸行如幻、如焰，暫時而住，速還謝滅。」

《雜阿含經》卷11（273經），有這樣的經（大正2，72c）說：

「比丘！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……諸行如幻、如炎，剎那時頃盡朽，不實來實去。」

「兩手和合相對」，正是拊掌的比喻。這一經，巴利《相應部》是沒有的。

**B、《順別處經》**

《順別處經》，《順正理論》曾兩處說到：（p.98）

「各別處經：法謂外處，是十一處所不攝法，無見無對。」[[98]](#footnote-98)

「順別處經，如彼經說：苾芻當知！法謂外處，是十一處所不攝法。」[[99]](#footnote-99)

與此文相合的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13（322經）（大正2，91c）說：

「佛告比丘：法外入處者，十一入所不攝，不可見無對，是名法外入處。」

**C、小結**

《拊掌喻經》與《順別處經》（《相應部》缺），為說一切有部，阿毘達磨論宗所特有的契經，都見於漢譯《雜阿含經》。[[100]](#footnote-100)**漢譯《雜阿含經》，為說一切有部論宗的誦本**，是毫無可疑的！

**三、《別譯雜阿含經》**

**（1）簡介《別譯雜阿含經》**

漢譯有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現作16卷，分二誦；《大正藏》編目，共364經。

「失譯，今附秦錄」，為《雜阿含經》的一部分。

從譯文看來，比求那跋陀羅所譯為早，所以「別譯」二字，應該是後人所加，不是原譯本所有的。

**（2）所屬部派之推論**

這部經的部派問題，舊傳為飲光部（Kāśyapīya），或推論為化地部、法藏部。

**A、從教義來說**

如從經說的特有教義去推論，化地、法藏、飲光，都是分別說系（Vibhajyavādin），思想相近，難於決定到底是那一派。

**B、從組織來說**

然從經文的組織來說，與說一切有部本非常接近。

據銅鍱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傳說，飲光部從說一切有部中分出。[[101]](#footnote-101)在三世有無問題上，分別說系各派，也惟有飲光部接近（承認過去未與果業是有）說一切有部。

所以**論為化地部與法藏部，實不如說屬於飲光部的好**！[[102]](#footnote-102)

**第四節、小部──雜藏**

（p.100-p.102）

上開下仁法師指導

釋堅壬敬編

2013/8/20

**一、「小部」別立為「雜藏」，性質與「阿含」不同**

「小部」，起初是屬於「經藏」的一分，所以合稱「五部」、「五阿含」。但佛教界的一般趨勢，是別立為「雜藏」的；性質也與「阿含」不同，所以作為別部來說明。銅鍱部（Tāmraśātīya）所傳，有很完整的「小部」。漢譯的部分不多，所以漢譯部分，就附列在「小部」下。

**二、「小部」的內容**

「小部」的內容，錫蘭所傳的，共15部。

**（一）《小誦》**

Ａ、Khuddakapāṭha，譯為《小誦》。

**（二）《法句》**

Ｂ、Dhammapada，譯為《法句》。漢譯的現存四部：

1.吳天竺沙門維祇難等所譯的，名《法句經》，2卷。

2.西晉法炬、法立等譯的，名《法句譬喻經》，4卷。

3.姚秦僧伽跋澄（Saṃghabhūti）（p.101）執梵本，竺佛念譯出的，名《出曜經》，30卷。

4.趙宋天息灾譯出的，名《法集要頌經》，4卷。

後二部，是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in）的誦本。

2與3──二部，都是附有譬喻解說的。

**（三）《自說》**

Ｃ、Udāna，譯為《自說》。

**（四）《如是語》**

Ｄ、Itivuttaka，譯為《如是語》。漢譯有唐玄奘所譯的《本事經》，7卷。

**（五）《經集》**

Ｅ、Suttanipāta，譯為《經集》。內分五品：〈蛇品〉、〈小品〉、〈大品〉、〈義品〉、〈波羅延〉（彼岸道）。

漢譯有《佛說義足經》，2卷，是吳支謙譯的。《義足經》附有說偈的因緣；與銅鍱部所傳，是同一系而是別派的誦本。

**（六）《天宮事》**

Ｆ、Vimānavatthu，譯為《天宮事》。

**（七）《餓鬼事》**

Ｇ、Petavatthu，譯為《餓鬼事》。

與餓鬼事相當的，漢譯有三部：傳為漢安世高譯的《佛說鬼問目連經》；晉法顯譯的《佛說雜藏經》；東晉失譯的《餓鬼報應經》。這三部都是長行，部派不明。

**（八）《長老偈》**

Ｈ、Theragāthā，譯為《長老偈》。

**（九）《長老尼偈》**

Ｉ、Therīgāthā，譯為《長老尼偈》。

**（十）《本生》**

Ｊ、Jātaka，譯為《本生》。銅鍱部所傳的《本生》，搜羅極廣，是部類最大的一部。

北傳（p.102）的佛教，《本生》都附在經律中，沒有那麼完備的部類。集錄部分而流傳的，有吳康僧會譯的《六度集經》，8卷；晉竺法護譯的《生經》，5卷；東晉失譯的《菩薩本行經》，3卷等。

**（十一）《義釋》**

Ｋ、Niddesa，譯為《義釋》，有《大義釋》、《小義釋》二部分。

**（十二）《無礙解道》**

Ｌ、Paṭisambhidāmagga，譯為《無礙解道》。

**（十三）《譬喻》**

Ｍ、Apadāna，譯為《譬喻》。

《譬喻》分四部分：「佛譬喻」、「辟支佛譬喻」、「長老譬喻」、「長老尼譬喻」。

「長老譬喻」，漢譯有相當的部類，那是西晉竺法護譯的《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》。《根有律藥事》[[103]](#footnote-103)，也有這一部分。

**（十四）《佛種姓》**

Ｎ、Buddhavaṃśa，譯為《佛種姓》。

**（十五）《所行藏》**

Ｏ、Cariyāpiṭaka，譯為《所行藏》。

**第五節、其他的參考書**

（p.102-p.103）

上面所舉列的「律」、「經」、「雜部」，為研究的資料，也就是主要的參考書。此外，如：

鳩摩羅什譯：《大智度論》[[104]](#footnote-104)（p.103）

玄奘譯：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[[105]](#footnote-105)

玄奘譯：《瑜伽師地論》[[106]](#footnote-106)

這三部大論，對「九分教」（十二分教）與「四部阿含」的關係，給以有力的啟發。近人的著作，有：

呂澂：《雜阿含經刊定記》（《內學》年刊第一輯）[[107]](#footnote-107)

宇井伯壽：《印度哲學研究》（卷二、卷三）[[108]](#footnote-108)

平川彰：《律藏之研究》[[109]](#footnote-109)

前田惠學：《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》[[110]](#footnote-110)

後二書，為日本學界最近的名著。雖然，在原始佛教聖典集成的研究中，不能隨和[[111]](#footnote-111)二書的見解。但在資料上，可說得到了最多的幫助！

開仁法師製表

**（附錄一）【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之七部50卷（內缺三卷）．印順導師之內缺三卷 = 所缺不同！】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**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（p.72-73）** | **《開元釋教錄》卷9 (T55,567c27-568a8)** | **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卷13(T55,868b12-20)** |
|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（苾芻）毘奈耶》（律分別之一）50卷 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》（律分別之二）　20卷 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40卷 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》　　　　　　　 10卷 | 四本相同 |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50卷 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20卷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40卷 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 10卷 |
|  |  | **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卷13 (T55,868c20-869a7)** |
|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（律事之六）　　 18卷 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（律事之十七） 20卷 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》（律事之一） 4卷 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安居事》（律事之四） 　1卷 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隨意事》（律事之三） 　1卷 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》（律事之五）　　2卷 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羯恥那事》（律事之八） 1卷 |  |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20卷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20卷(內欠2卷)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 5卷(內欠1卷)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安居事 1卷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隨意事 1卷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 2卷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羯恥那事 1卷 |
|  |  | 右此上從藥事下七部共五十卷。並從大周證聖元年。至大唐景雲二年。以來兩京翻譯未入開元釋教錄。今搜撿乞入貞元目錄。於內由欠三卷為訪本未獲。旦附闕本錄中收。切依前遣失。兼誤為別生。故重標於此耳。右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(法華論下二部九卷失本)。 |

|  |  |  |  |  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 | **廣　律**  **附表：廣律戒經與律論**（釋真傳整理） | | | | | **戒　經** | | | **律　論** |
| 部別 | 律名 | 卷數 | 結構 | | | 比丘戒本（6類13部） | | 比丘尼戒本  （5類8部） |  |
| 戒本 | 條數 | 戒本 |
| 赤銅鍱部 | 銅鍱律 |  | 經分別  (戒經廣釋) | 大分別 | | 比丘波羅提木叉 | 227 | 比丘尼波羅提木叉 | **Samantapāsādika**、善見律毘婆沙、  **Kaṅkhāvitaraṇī** |
| 比丘尼分別 | |
| 犍度(22)  (僧團制度) | 大品 | |
| 小品 | |
| 附隨(19章)(附錄部分) | | |
| 大眾部 | 僧祇律 | 40卷 | 比丘毘尼(35卷) | 波羅提木叉分別 | | 摩訶僧祇大比丘戒本 | 218 | 摩訶僧祇比丘尼戒本 | 舍利弗問經 |
| 雜跋渠法 | |
| 威儀法 | |
| 比丘尼毘尼(5卷) | 波羅提木叉分別 | |
| 雜跋渠法 | |
| 威儀法 | |
| 化地部 | 五分律 | 30卷 | 比丘律；尼律；受戒等九法；滅諍法、羯摩法；破僧法等八法、五百集法、七百集法 | | | 彌沙塞五分戒本 | 251 | 五分比丘尼戒本 |  |
| 法藏部 | 四分律 | 60卷 | 比丘律、比丘尼律、二十犍度、集法毘尼、調部、毘尼增一 | | | 四分戒本 | 250 | 四分比丘尼戒本(懷素本) |  |
| 四分僧戒本 |
| 罽賓有部 | 十誦律 | 61卷 | 初誦 | 比丘律 | | 漢譯─十誦（波羅提木叉）戒本、敦煌本、梵文本(龜茲)**Prātimokṣasūtra**  、漢譯─被錯寫為五分戒本 | 263 | 十誦比丘尼戒本、敦煌本─比丘尼戒本 | 鼻奈耶、 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、  優波離問佛經(?) |
| 二誦 |
| 三誦 |
| 四誦 | 七法 | | 257 |
| 五誦 | 八法 | |
| 六誦 | 雜誦 | 調達事 |
| 雜事 |
| 七誦 | 比丘尼律 | |
| 八誦 | 增一法 | |
| 九誦 | 優波離問法 | | 258 |
| 十誦 | 善誦(比尼誦) | |
| 迦濕彌羅有部 | 根有律 |  | **藏** | **梵** | **漢** | 漢譯─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 | 249 |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、  藏譯本─比丘尼波羅提木叉經 |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|
| 律分別 | 比丘毘奈耶分別 | 沒有提到 | 比丘毘奈耶 |
| 比丘尼毘奈耶分別 | 比丘尼毘奈耶 |
| 律事 | 6.藥事 | 不全 | 1.藥事 |
| 17.破僧事 | 無 | 2.破僧事 | 藏譯本─波羅提木叉經 | 258 |
| 1.出家事 | 不全 | 3.出家事 |
| 4.安居事 | 不全 | 4.安居事 |
| 3.隨意事 | 不全 | 5.隨意事 |
| 5.皮革事 | 不全 | 6.皮革事 |
| 8.羯恥那事 | 全 | 7.羯恥那事 |
| 2.布薩事 | 不全 | 缺 | 梵文本(尼泊爾)─根本說一切有部波羅提木叉經 | 258 |
| 7.衣事 | 全 |
| 9.拘閃毘事 | 全 |
| 10.羯磨事 | 全 |
| 11.黃赤苾芻事 | 全 |
| 12.補特伽羅事 | 全 |
| 13.別住事 | 全 |
| 14.遮布薩事 | 全 |
| 15.臥具事 | 無 |
| 16.諍事 | 缺佚 |
| 雜事 | √ | 沒有提到 | √ |
| 律上分 | √ | 缺 |
| 尼陀那目得迦 | 缺 | √ |
| 飲光部 |  |  |  |  |  | 解脫戒經 | 246 |  |  |
| 雪山部 |  |  |  |  |  |  |  |  | 毘尼母經 |
| 正量部 |  |  |  |  |  |  |  |  | 佛阿毘曇經 |
| 律二十二明了論 |
| 不明 |  |  |  |  |  |  |  |  | 佛說苾芻五法經 |

1. [原書p.66,n.1]銅鍱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的「經藏」，加《小部》，共為五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[原書p.66,n.2]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58-p.289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[原書p.77,n.1]參照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65-p.66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[原書p.77,n.2]本書引用漢譯經律的卷數，一概依《大正藏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整治：2.治理；整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51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開：用在動詞後，表示效果或趨向。擴展或擴大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3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[原書p.77,n.3]參照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12-p.24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四律五論：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二），p.1730）五論，即：

   （一）《毘尼母論》（梵Vinaya-mātṛkā-śāstra）8卷，譯者不詳，本名《毘尼母經》。

   （二）《摩得勒伽論》（梵sarvāstivādanikāya-vinaya-mātṛkā）10卷，劉宋僧伽跋摩譯，本名《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》。

   （三）《善見論》（梵Samanta-pāsādikā）18卷，蕭齊僧伽跋陀羅譯，本名《善見律毘婆沙》（梵sudarśana-vinaya-vibhāṣā），係解釋四分律者。

   （四）《薩婆多論》9卷，譯者不詳，本名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（梵sarvāstivāda-vinaya-vibhāṣā）係解釋十誦律者。

   （五）《明了論》1卷，陳代真諦譯，本名《律二十二明了論》（梵Vinaya-dvāviṃśati-

   prasannārtha-śāstra），係依十八部中之正量部之律而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第5章，第1節，p.25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治定：2.點竄改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12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[原書p.77,n.4]參照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77-p.85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[原書p.77,n.5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3（大正55，20c）。《高僧傳》卷2（大正50，334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[原書p.77,n.6]我國所譯，古來或稱「譯為晉言」、「譯為秦言」等。本書概稱之為「漢語」、「漢譯」，以資統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[原書p.77,n.7]《摩訶僧祇律》卷40（大正22，548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（1）[原書p.77,n.8]《舍利弗問經》（大正24，900b）。

    （2）《舍利弗問經》卷1（大正24，900b26-28）：

    學舊者，多從以為名為摩訶僧祇也；學新者，少而是上座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（1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58（大正54，693c3）：

    跋渠（此言訛也，正言伐伽。此譯云部，謂部類也。或言群，同其義）。

    （2）品：梵語varga，巴利語vagga 之意譯。音譯作跋渠。相當於篇、章等語，用以劃分文章。例如法華經共分為二十八品。品之數目，稱為品數。對品冠上題目，稱為品題（與經題相對）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四），p.3764）

    （3）納息：梵語varga，巴利語vagga。即品、篇、章、部、類。舊婆沙論譯為跋渠，新婆沙論譯為納息。有區分、聚合之意；即同一之義類聚於一處而納受止息之義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五），p.427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編按：關於僧佑誤解婆麁富羅為犢子部，依印順導師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（p.138-p.139）所言：先論優波毱多以後的五部分流……到東晉的時代（五世紀初），慧遠的〈禪經序〉，法顯的《僧祇律私記》，都說到優波毱多以後，有五部的別異。

    （1）這一傳說，出於東晉失譯的《舍利弗問經》，與（誤作安世高譯）失譯的《大比丘三千威儀》（隋譯的佛本行集經，也有）。這是古傳的五部說，五部是：摩訶僧祇(Mahāsāṃghika)，曇無屈多迦(Dharmaguptaka)，薩婆多(Sarvāstivāda)，迦葉維(Kāśyapīya)，彌沙塞(Mahīśāsaka)。

    （2）同時，涼曇無讖譯的《大集經》，以摩訶僧祇為五部以外的，加一婆麤富羅（犢子，Vātsīputrīya）。

    （3）稍遲，僧祐的《薩婆多師資傳》，以五部為從薩婆多所分出的，所以也加上犢子。不知五部分流時，犢子部還沒有成立呢！這五部分流的傳說，與《善見律》所傳的布教師的分化一方，顯然有密切的關係…」

    僧佑的《出三藏記集》卷3介紹婆麁富羅律云：「婆麁富羅者，受持經典，皆說有我，不說空相，猶如小兒，故名為婆麁富羅。此一名《僧祇律》……其後五部轉集，諸律師執義不同，各以相承為是，爭論紛然，于時阿育王言：『我今何以測其是非？』於是問僧：『佛法斷事云何？』皆言：『法應從多。』王言：『若爾當行籌，知何眾多。』既而行籌，婆麁富羅眾籌甚多，以眾多故，改名摩訶僧祇。摩訶僧祇者，言大眾也。……」（大正55，20c22-21a10）僧佑認為原本名婆麁富羅，後方改名摩訶僧祇。然依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22〈1 聲聞品〉所載，婆麁富羅與摩訶僧祇應是不同部名：「憍陳如！我涅槃後，有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，書寫、讀誦，顛倒解義、顛倒宣說，以倒解說，覆隱法藏，以覆法故名曇摩毱多（法藏部）。……是故名為薩婆帝婆（有部）……是故名為迦葉毘部（飲光部）……是故名為彌沙塞部（化地部）。憍陳如！我涅槃後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，讀誦書寫，皆說有我，不說空相，猶如小兒，是故名為婆蹉富羅（犢子部）。憍陳如！我涅槃後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，讀誦、書寫，廣博遍覽五部經書，是故名為摩訶僧祇（大眾部）。善男子！如是五部雖各別異，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。」（大正13，159a14-b3）所以印順導師在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71說：「僧祐將婆麤富羅部與大眾部，混而為一，當然是誤解的；是由於五部的傳說不同而來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[原書p.77,n.9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3（大正55，21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《一切經音義(第16卷-第25卷)》卷23(中華藏第57冊，102a6-12)；《一切經音義》卷50

    (大正54，640b19-21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未遑：沒有時間顧及；來不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69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綴：4.引申為輯錄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92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寢：6.止息；廢置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60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[原書p.77,n.10]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卷13（大正55，868c20-869a7）。

    編按：詳參【附錄一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尼陀那目得迦：梵名nidānamātṛkā。凡十卷。唐代義淨譯。為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之略稱。又作根本有部尼陀那、根本有部目得迦、有部目得迦、有部尼陀那。收於大正藏第二十四冊。乃由尼陀那五卷與目得迦五卷合之而稱尼陀那目得迦十卷。尼陀那，梵語nidāna，制戒之因緣；目得迦，梵語mātṛkā，廣解之義。本書乃收集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及諸事、雜事中所遺漏之雜小事之因緣與廣解而成。若與十誦律相對照，則本書相當於十誦律之因緣品與毘尼行法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二），p.188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[原書p.77,n.11]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69-p.71）。又（p.621-p.624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[原書p.77,n.12]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95-p.97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[原書p.78,n.13]呂澂《諸家戒本通論》（《內學》第三輯，p.51-p.53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第6章，第3節，p.45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[原書p.78,n.14]《十誦律》卷60（大正23，449a）。《阿毘達磨法蘊足論》卷1（大正26，453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[原書p.78,n.15]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6（大正27，660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[原書p.78,n.16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35-39（大正24，382c-402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[原書p.78,n.17]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1（大正29，330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[原書p.78,n.18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40（大正24，408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[原書p.82,n.1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2（大正55，11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（1）[原書p.82,n.2]矢慶吹輝《鳴沙餘韻》（p.39-p.41枚）。

    （2）鳴沙餘韻：全一帙。日本矢吹慶輝（1879～1939）編。慶輝自大英博物館所藏史坦因蒐集之數千件敦煌出土古寫本中，摘選有關佛教之古逸經典約一百數十件，編為正篇；另將若干稀世墨寶及其他卷子四十餘件編為篇外。慶輝為詳釋本書而另作「鳴沙餘韻解說」一篇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6），p.595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[原書p.82,n.3]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165-p.166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[原書p.82,n.4]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75-p.76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[原書p.82,n.5]《彌沙塞五分戒本》附按語（大正22，200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[原書p.82,n.6]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95-p.98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《摩訶僧祇律》卷21（大正22，339b15）：「象鼻者，一角偏垂，如是過故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《摩訶僧祇律》卷21（大正22，339c6-9）：

    婆藪天被衣者，衣加背上，從兩腋下入挑著兩肩上，是名婆藪天被衣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[原書p.82,n.7]《摩訶僧祇比丘尼戒本》（大正22，563b19-28）：

    不下著內衣、不高著內衣、不參差著內衣、不百襵著內衣、不石留華著內衣、不麥飯團著內衣、不魚尾著內衣、不多羅樹葉著內衣、不象鼻著內衣。(此上九戒丹本及本律大僧戒中並無)。齊整著內衣應當學 (十事竟)。

    不下披衣應當學、不高披衣應當學、不婆羅天披衣應當學、不婆藪天披衣應當學(此上四戒丹本及本律大僧戒中並無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（1）[原書p.82,n.8]《摩訶僧祇律》卷40（大正22，543a-b）。

    （2）波逸提：梵語pāyattika，巴利語 pācittiya 或 pācittika。為比丘、比丘尼所受持之具足戒之一。又作貝逸提、波羅逸尼柯、波逸提伽、波質底迦。意譯墮、令墮、能燒熱、應對治、應懺悔。五篇之一，六聚之一，七聚之一。乃輕罪之一種，謂所犯若經懺悔則能得滅罪，若不懺悔則墮於惡趣之諸過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四），p.344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[原書p.82,n.9]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490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《空之探究》，p.209：論書還有「觀行論」一類，以觀行（止觀）為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《一切善見律》（巴Samantapasādikā）共七冊，由倫敦巴利聖典協會（P.T.S.）出版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[原書p.88,n.1]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所引述（p.261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[原書p.88,n.2]《鼻奈耶序》（大正24，851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[原書p.88,n.3]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9（大正23，558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1（大正23，504a20-23）：

    復次佛得如實智名，於一切法相如實了故；二乘知法不盡深底，兼有所不周，是以不得稱如實知。以是種種義故，二乘不得稱佛陀婆佉婆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[原書p.88,n.4]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5（大正23，533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1)
52. [原書p.88,n.5]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8（大正23，552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2)
53. [原書p.88,n.6]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2（大正23，511a-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3)
54. [原書p.88,n.7]《十誦律》卷56（大正23，410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4)
55. 《律藏波羅提木叉．度脫疑惑》（P.T.S 版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5)
56. 《一切經音義》卷59(大正54，699a5)：

    羯磨(居謁反，此譯云作法辦事。《憂婆離問經》作劒暮，此梵訛也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6)
57. [原書p.88,n.8]《優波離問佛經》（大正24，906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7)
58. [原書p.89,n.9]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245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8)
59. [原書p.89,n.10]《佛阿毘曇經》卷上（大正24，960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9)
60. [原書p.89,n.11]《佛阿毘曇經》卷上（大正24，963a-965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0)
61. （1）《歷代三寶紀》卷9：「佛阿毘曇經九卷」(大正49，87c12)

    （2）《大唐內典錄》卷5：「佛阿毘曇經九卷」(大正55，273a28-29)

    （3）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卷7(大正55，413c16-18)：

    佛阿毘曇經一部九卷，右周武帝世陳氏三藏法師真諦譯，出長房錄。

    （4）《開元釋教錄》卷7(大正55，545c12-14)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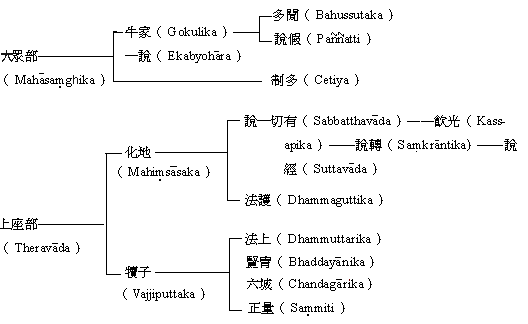
    佛阿毘曇經二卷(亦云論，錄云九卷，今只二軸，未詳所以，又內典錄中更載佛阿毘曇一卷，非也) [↑](#footnote-ref-61)
62. [原書p.89,n.12]《毘尼母經》卷3（大正24，818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2)
63. [原書p.89,n.13]《毘尼母經》卷4（大正24，822a）。《四分律》卷39（大正22，845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3)
64. [原書p.89,n.14]《毘尼母經》卷4（大正24，822c）。《四分律》卷50（大正22，943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4)
65. 《毘尼母經》卷4(大正24，819a29-b1)：「此是雪山中五百比丘所集法藏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65)
66. [原書p.89,n.15]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所引（p.263-p.264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6)
67. [原書p.89,n.16]《舍利弗問經》（大正24，900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7)
68. [原書p.89,n.17]《舍利弗問經》（大正24，900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8)
69. [原書p.89,n.18]《舍利弗問經》（大正24，902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9)
70.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第2章，第4節，p.100-p.10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0)
71. [原書p.98,n.1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2（大正55，10b）。隋法經《眾經目錄》卷3（大正55，127c）。隋仁壽《眾經目錄》卷1（大正55，154a）。唐靜泰《眾經目錄》卷1（大正55，186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1)
72. [原書p.99,n.2]《大唐內典錄》卷3（大正55，246b）。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卷8（大正55，422a-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2)
73. [原書p.99,n.3]《大唐內典錄》卷7（大正55，296c）。《大周刊定眾經目錄》卷14（大正55，468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3)
74. [原書p.99,n.4]《開元釋教錄》卷13（大正55，610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4)
75. [原書p.99,n.5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9（大正55，64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5)
76. [原書p.99,n.6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3（大正55，99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6)
77. [原書p.99,n.7]前田惠學《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》（p.669-p.670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7)
78. [原書p.99,n.8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2（大正55，6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8)
79. [原書p.99,n.9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2（大正55，5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9)
80. [原書p.99,n.10]福原亮嚴《有部阿毘達磨論書之發達》（p.89、p.90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0)
81. [原書p.99,n.11]《分別功德論》卷1（大正25，32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1)
82. 法幢《阿毘達磨俱舍論稽古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2)
83.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第10章，第3節，p.75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3)
84. [原書p.99,n.12]前田惠學《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》（p.643-p.644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4)
85. 《中阿含．38郁伽長者經》卷9〈4 未曾有法品〉(大正1，481a10-18)；《增支部》(A. 8. 21. Ugga郁伽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5)
86. 《異部宗輪論》卷1(大正49，15c20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6)
87. [原書p.99,n.13]福原亮嚴《有部阿毘達磨論書之發達》（p.91-p.92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7)
88.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31(大正27，679a14-680a1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8)
89. [原書p.99,n.14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9（大正55，63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9)
90. 按：依《四分律》所載，比對《長阿含經》及《長部》：

    |  |  |  |
    | --- | --- | --- |
    | 《四分律》 | 《長阿含經》 | 《長部》 |
    | 梵動經 | 21梵動經 | D. I. Brahmajāla-sutta.， [No. 21] |
    | 增一 | 11增一經 | 缺 |
    | 增十 | 10十上經 | D. 34. Dasuttara-suttanta.， [No. 13] |
    | 世界成敗經 | 30世記經 | 缺 |
    | 僧祇陀經 | 9眾集經 | Saṁgītisūtra.，～D. 33. Saṅgīti-suttanta.， [No. 12] |
    | 大因緣經 | 13大緣方便經 | D. 15. Mahā-nidāna suttanta.， [No. 14. Cf. No. 26(97) No. 52] |
    | 天帝釋問經 | 14釋提桓因問經 | D. 21. Sakka-pañha suttanta |

    [↑](#footnote-ref-90)
91. 《長阿含經》卷5〈3典尊經〉(大正1，31a9-17)，《長阿含經》卷12〈18自歡喜經〉(大正1，78c28-79a8)。《中阿含經》卷47〈3 心品〉〈181多界經〉(大正1，723c26-724a2)。《中部，115‧多界經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1)
92. [原書p.99,n.15]呂澂《雜阿含經刊定記》（《內學》第一輯，p.227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2)
93. [原書p.99,n.16]《歷代三寶紀》卷10（大正49，91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3)
94. [原書p.100,n.17]福原亮嚴《有部阿毘達磨論書之發達》（p.95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4)
95. [原書p.100,n.18]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1（大正29，330a-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5)
96. [原書p.100,n.19]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4（大正29，352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6)
97. [原書p.100,n.20]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1（大正29，332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7)
98. [原書p.100,n.21]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35（大正29，540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8)
99. [原書p.100,n.22]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3（大正29，344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9)
100.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5章，第4節，p.1323：

     論到初期大乘經的傳出，自然要論到「大乘是否佛說」。依一般的意見，釋迦佛說的，是佛說，否則即使合於佛法，也是佛法而不是佛說。這是世俗的常情，不能說他是不對的。但在佛教中，「佛說」的意義，與世俗所見，是不大相同的。「是佛說」與「非佛說」的論諍，部派佛教時代，早就存在了。如《順正理論》說：「諸部（派）經中，現見文義有差別故；由經有別，宗義不同。謂有諸部誦七有經，彼對法中建立中有；如是建立漸現觀等。讚學、根本、異門等經，說一切有部中不誦。撫掌喻等眾多契經，於餘部中曾所未誦。雖有眾經諸部同誦，然其名句互有差別」。由於各部的經有多少，相同的也有文句上的差別，成為分部的主要原因。自部所誦的，當然「是佛說」；如自部所不誦的經，不許可的義理，就指為「非佛說」。例如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in）獨有的《順別處經》，經部（Sūtravādin）指為「非聖所說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0)
101.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6章，第1節，p.330：

     銅鍱部所傳：如《島史》（Dīpavaṁsa）、《大史》（Mahāvaṃsa）等所說，即塚書的A.說。分派的系統，為：

      [↑](#footnote-ref-101)
102. 關係印順法師推論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屬於飲光部之說，近代的Marcus Bingenheimer 馬德偉，曾發表〈關於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屬於飲光部誦本的問題〉一文，提出對印順法師誤解之修正。另外，也請參考其專書研究Studies in Āgama Literature（《別譯雜阿含經之研究》），新文豐出版，2100.6初版，pp.23-4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2)
103. [原書，p.102,n.1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16-17（大正24，78a-94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3)
104. 《大智度論》漢譯有100卷，收於《大正藏》第25冊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4)
105. 《大毘婆沙論》漢譯有200卷，收於《大正藏》第27冊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5)
106. 《瑜伽師地論》漢譯有100卷，收於《大正藏》第30冊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6)
107. 《呂澂佛學論著選集》（一）卷一《雜阿含經刊定記》，齊魯書社，1986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7)
108. 宇井伯壽《印度哲學研究》第二、第三，岩波書局刊行，昭和四十年出版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8)
109. 平川彰《律藏の研究》，山喜房佛書林刊，1970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9)
110. 前田惠學《原始佛教聖典の成立史研究》，山喜房佛書林，1964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0)
111. 隨和：1.應和；附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11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1)